·纪念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成立45周年专稿·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

——缅怀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著名经济学家杜润生先生

柳忠勤

杜润生（1913年7月18日—2015年10月9日），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阳邑村人。

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1934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193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兼院党组副书记，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杜润生是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他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他多次向中央谏言，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5年10月9日6点20分，杜润生先生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杜润生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农村改革的重要推动者。

党和国家没有忘记这位农村改革的重要推动者，我更不能忘记这位交往二十来年，亦师亦友，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老领导、老前辈，值此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成立45周年之际，我把酝酿已久、藏在心里的润老和我之间的故事写就此文，奉献给读者朋友分享。

九号院里的牵手嘱托

北京，西皇城根大街九号院，由于走出了王岐山等社会名流而声名远播。

本人三生有幸，1997年，也与杜润生先生在此相识、牵手、结缘。

1996年，我在中国国土资源开发促进会任秘书长，会长是首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时任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的王先进同志，王先进同时又是杜润生任会长的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的副会长，由于这层关系，王先进会长邀请于光远、杜润生两位经济学家担任中国国土资源开发促进会的高级顾问，因此，我们的很多活动都邀请“二老”出席，也就有了我与“二老”相识的机缘。

记得那是1997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润老把我约进九号院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坐落在西皇城根九号的一个非常雅致的小院儿里。他的小院儿东侧是金碧辉煌、戒备森严的华国锋大院，北侧的小院儿是原农研室的几位领导办公，后面还有几座院落据说有国家领导人居住、办公。

走进小院儿，顾秘书热情地领我来到润老办公室，润老正在笔耕，见我到来，放下笔起身迎上前来：“哎呀小柳你来啦，我正等着你呢！”说罢非常亲热地牵着我的手，从办公室走到隔壁会客室，拉着我坐在长沙发上，把我的手放在他的手掌里，庄重而又和蔼地说：“今天请你来，是想和你说件事儿：于光远我们商量过了，想请你做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的秘书长，同时服务于两个会，



1995 年 10 月，全国首次国土资源开发与保护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作者陪同杜润生步入会场

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我有点儿晕，之前没有一点儿征兆啊！看我茫然，杜老又说：“这事儿之前既没有征求先进同志意见，也没有和别人商量，主要是于光远和我看到你们国土资源开发促进会搞得很红火，都认为你行，所以才提出请你来。还有，现在国土经济研究会的秘书长是刘堪同志兼的，他年龄大了，精力、体力有限，长期下去，会影响学会发展。你看，国土经济研究会刚注册时有几十间房子，后来十几间房子，再后来几间房子，现在只剩一间平房，你要再不来，我们可就地下室办公去了。”看到润老真诚而又为难的神情，我一方面十分感动，能得到两位泰斗级老前辈的赏识，从心里感到荣幸；另一方面，又感到十分惶恐，自己做了 20 来年新闻工作，从没专门涉猎经济学领域，我行吗？可是，面对德高望重的润老，我不能推却，只有接受。告别润老，我随即电话报告王先进局长，问他之前是否知道此事，先进局长一听笑了：“这两老，也该给我说一声儿啊！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两位老先生看上你是好事儿啊，那就努力干吧，可不能辜负他们的希望啊！”



1997 年 10 月 3 日，北京天伦王朝饭店，杜润生、于光远、王先进、朱厚泽、吴明瑜、刘堪共同决定：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中国国土资源开发促进会合署办公，柳忠勤兼任两会秘书长

于是，1996 年至 1999 年 8 月间，我同时担任两个会的秘书长，直到 1999 年 9 月，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换届、中国国土资源开发促进会注销，我才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国土经济学研究会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上来。至今，时光流逝 29 年，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也已更名为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回想润老当年找我谈话的情形，如同昨日。可以告慰润老的是，二十九年来，不仅学会事业有了跨越式发展，“全国中小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实验区”“全国低碳国土实验区”“全国国土空间优化发展实验区”“百佳深呼吸小城”和科创中国·乡村振兴“百县千村工程”五个学会自主品牌红红火火，而且从 2003 年开始，秘书处办公用房日渐宽敞明亮，当年的窘迫状况得到根本改观。

要善待布朗先生，人家是好意

第一次见到润老是在燕莎商城，时间应为 1992 年。记得那时燕莎刚刚开业，作为当时北京规模最大、购物环境最好、最现代化的商场，吸引很多人前来参观购物。10 月中旬，党的十四大在京召开，会议安排与会代表到燕莎参观考察。记得那天，晚饭后我和爱人到燕莎遛弯儿，刚上二楼，迎面碰上了一群胸前佩戴红绸、领导模样的人，其中有一位瘦瘦的老同志和我擦肩，低头一看，只见胸牌上赫然写着“杜润生”三个字。润老那时知名度非常高，加上我刚离开国务院办公厅不久，杜润生的名字在我心中印象很深，因

此我本能地喊出了杜润生的名字，润老听到有人喊他，友好地冲我一笑，点头而去。当时何曾想到，几年后，我会成为他办公室里的常客，成为他的忘年交。

再见杜润生，是在1996年，我们组织召开中国怎样养活养好中国人战略研讨会。1994年，时任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轰动世界，布朗的文章分析了中国和国际机构发布的统计数据，预言中国将因生活方式不断改善、全面都市化和工业化造成耕地流失、环境恶化和水资源稀少而日益难以满足人口不断膨胀下的温饱需求，由此布朗得出结论：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进口国，中国的经济繁荣将使世界进入粮食短缺时代，进而剥夺第三世界的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人口的食品权利，加剧世界的贫困问题。由此布朗提出：谁来养活中国？

布朗的观点在中国几乎遭到一边倒的抨击，官方、民间、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文章、报告、谈话，驳斥布朗对中国的不友好行为。当时，我在中国国土资源开发促进会任秘书长，有一次，时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的曲格平同志参加了我们的活动，他在讲话时说道，莱斯特·布朗提出谁来养活中国？还认为中国的粮食危机就是全球的生态危机，将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我们应该就此问题组织一个研讨会，用事实驳斥布朗。

根据曲格平的提议，我们着手会议的调研、组织工作，首先是会议名称。王先进会长嘱咐我专程请教联合国农业大奖获得者、农业农村部原部长何康，最初的名称拟定为“中国怎样养活中国人研讨会”。何康说，只讲养活还不行，还要养好，我们中国人不仅要活下去，而且还要活得很好。辞别何部长，我随之前往北京医院邀请在那里住院休养的杜润生先生。王先进说，杜老之前担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是咱们国家“三农”问题权威、专家，这个会一定要请他参加。出乎预料的是，杜润老热情地接待了我，却非常客气地拒绝参加会议。杜润生说：“布朗先生来中国，大家都不愿意见他，我见了他，他对中国是友好的，态度也是很真诚的，现在咱们对他的态度是不公平的。因此，不要亏待了布朗先生，人家是好意！”那天，杜老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回来后，我向王先进会长作了汇报，又一起征求曲格平的意见，最后，名称改定为“中国怎样养活养好中国人战略研讨会”，内容也由最初的以“声讨布朗”为主题调整为以“养活养好中国人的战略举措”为主题。会议于5月3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孙鸿烈院士主持，王丙乾、曲格平等十几位高级官员，石元春、卢良恕等十多位院士参加，会议开得相当成功。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作为要闻向全国播发了本次会议召开的消息，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



2007年春节，作者与杜润生先生在一起

这几天怎么没有柳忠勤的消息？

1997年仲秋的一天上午，顾秘书打来电话，“杜老问呢：这几天怎么没有柳忠勤的消息啦？”

我一听乐啦，屈指算来，两周没见杜老！

原来，那一个时期，我们的活动特别多，1996年4月一个月，我们就在人民大会堂主办了四场活动：一是由时任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曲格平主持的中国怎样养活养好中国人战略研讨会；二是由时任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国家土地管理局原局长、中国国土资源开发促进会会长王先进主持的全国首次国土资源开发利用经验交流会；三是由时任中国国土资源开发促进会秘书长的作者本人主持的全国首次国土资源开发利用报告文学征文颁奖活动；四是由王先进会长主持的河南商丘节粮型蔬菜酒新闻发布会。由于活动紧扣社会发展主题，四次活动影响都很大，尤其是“中国怎样养活养好中国人战略研讨会”。四次活动都邀请杜润老参加，出于对布朗

先生的尊重，怎样养活养好中国人战略研讨会没有参加外，其他三个活动润老都出席并讲话，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因此，这段时间没有活动，润老便电话过来询问。第二天，我便骑车前往 9 号院杜润老办公室，就近期活动情况如实报告，并感谢老人家的殷殷关爱之情。

“可以可以也可以”与南街村

南街村，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我知道南街村，是因为河南电视台的“梨园春”。

我爱看“梨园春”，是因为我是河南人，“梨园春”，唱的就是俺河南戏。

二十多年前的一天晚上，梨园弟子演唱正欢，其间插播“南街村牌方便面”广告，我一愣怔：河南还有这么牛的“方便面”，能在火火的“梨园春”里上广告，上一回，得多少包方便面呀？

回到豫东商丘，和县里的几个领导兄弟小聚，说起南街方便面，这几位父母官异口同声：南街村不得了！南街的东方红…南街的老百姓…南街的集体经济……

一通神侃，一个“！”号、一个“？”号，悠然在我心中升腾：南街这么神？为什么？

于是，2001 年、2004 年、2012 年，我三到南街村，为的就是，探访南街村的神奇。

南街村是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一个面积仅 1.78 平方公里的中原村落。1984 年，在支部书记王宏斌的领导下，南街村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重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村民们在村的行政机构及村营企业上班，工资虽然不高，但是免费享受粮食、肉、油等配给，住宅、教育、医疗、办红白喜事也一概不收费。如果村民上大学，学费也由村里负担。



2012 年 8 月，作者与河南省旅游局局长范修芳（左）、国土资源部原耕地保护司司长潘明才（中）留影于南街村毛泽东广场

进入南街村，呈现在眼前的是宽阔平坦的街道、林立的楼群、设计别致的公园、赏心悦目的环境。在这里，你丝毫感觉不到内地农村贫穷落后的气息，一种清新、整洁、气派、优雅的感觉簇拥着你，迫使你急切地去欣赏“豫南一枝花”的娇容，领略“乡村都市”的风采。南街村布局合理，工业区、生活区、教育区分布有序、错落有致，花园式的企业、花园式的住宅、花园式的校园，使生活居住在这里的南街人轻松愉快、幸福安然。

第一次从南街村回京的第二天，我便带着很大一个问题走进西皇城根九号杜润生的办公室，向他报告了我在南街村的所见所闻，同时提出：“全中国的农村都分田分地、包产到户，南街村为什么可以独



杜润生、于光远，一对好兄弟！

树一帜？”

润老一听笑啦：“小柳，看来你对那一段历史还不十分了解呀！

“那是改革开放初期的 1980 年，我担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政策研究。



2008 年 1 月 9 日，杜润生（前排左 5）第三次出席中国国土区域城市经济学家新春联谊会

在一次讨论包产到户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因分歧太大，事实上会议已无法继续。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索性撇开包产到户的话题，讲起了如何从制度上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进而形成了著名的中共中央“75 号文件”，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被后来人们概括成了“可以可以也可以”：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于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

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难呀！正是由于这种鬼使神差的词语组合，不只推动决策层达成了共识，文件发下去，农民也都看懂了，他们记住了“可以……可以……也可以…”，于是兴高采烈地选择了最后那个“可以”。

南街村的存在和发展，就是得益于‘可以可以也可以’的中央 75 号文件。”

2012 年 8 月，时任河南省旅游局局长范修芳陪同潘明才司长我们一起又来到南街村，大家共同探讨一个话题：南街村几十年繁荣不衰，主要靠的是什么？

结论是：党的政策支持，党支部的正确引领，老百姓的高度认可，三者不可或缺。

于光远比我的脑袋好，我比于光远的腿好

于光远、杜润生，都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风云人物，老哥俩儿，政治投缘、学术投缘、性格投缘，好了几十年，一个 98 岁先行，一个 102 岁后走，都是超长寿的老人家。

“于光远比我的脑子好，他出的书比我多，我比于光远的腿好，走的路比他多”。说起于光远，润老如是说。

前些年，我向杜润老请教健康长寿的秘诀，润老伸出三个指头：“每天喝一杯酸奶、每天到办公室上班、每天散步 45 分钟。”

关于酸奶。润老家人说，从北京市场供应的大瓷瓶开始，到现在精制塑料盒，多年来从没有间断，而且都是早起喝，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喝。我曾经问润老，冰箱里的酸奶那么凉，您行吗？润老说没有关系，那么多年了，适应了。

关于上班。那更是我亲眼所见，因为那时找杜润老报告工作、商量事情，都是到他办公室。当时润老已经 96 岁，这在许多人看来不可思议，但是杜润老做到了。不过润老到办公室一般都是上午九到、十一点离开，不迟到也不早退，在办公室会客人、看文章，间或邀请几位老友聚会议事。据说，那时他和于光远、李锐、朱厚泽、刘堪、吴明瑜等经济学界名人有一个沙龙式的活动，定期、



2008 年 5 月 1 日，作者与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副主任夏俊（右）迎接杜润老来到丁小伦、万芊婚礼现场

定题议论一些国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热点问题，好不热闹！润老说，在办公室比在家强，因此，我喜欢到办公室。

关于走步。一般都是在下午，午休到三点半，起来活动活动，四点半开始走，四十五分钟到一小时结束。有一年冬天，记得那天特别冷，北风呼呼地刮，好像是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我和副秘书长庞海滨去找他说事情，进楼门迎面碰上润老，只见他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口罩，在保姆的搀扶下正要出门走步。我们认为天气实在太冷，就力劝润老回家休息，他心有不甘地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到了家对我们说，今天看你们的面子，不然是一定要走的，你们知道吗？走路对我的健康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受杜老这种坚韧不拔锻炼身体精神的鼓舞，后来我也坚持走路健身，而且一走就是十几年，从未间断。

年轻人的喜事儿，我愿意参加

杜润生身居高位，却没有一点高官的架子；泰斗级权威，却没有一点权威的架势。他不仅非常愿意和我们年轻人交流，而且非常喜欢参加由年轻人举办的活动。润老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学术需要传承，你们年轻人活泼开朗，脑瓜灵、接受事物快，我愿意和你们在一起。

国土经济学会的平台大、业务宽泛，而且我们活动很多，一般情况下，只要请润老，他都会参加。2008 年开始，我们牵头并联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共同举办“中国国土区域城市经济学家新春联谊会”，杜润老连续三年出席会议，而且每次都要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润老的行为感动了许多人，以致我们的联谊会越办越红火，现在已经成为国土领域专家学者不可或缺的学术交流、沟通联谊平台，目前已经连续办了十届。

杜润老不仅关心年轻人的成长进步，而且关心年轻人的幸福生活。2008 年 5 月 1 日，学会秘书处工作人员丁小伦、万芊结婚，润老不仅为他们题词祝贺，而且还不顾高龄，亲自出席他们的婚礼。记得那天，我们一位领导看见润老来到婚礼现场，十分紧张地对我说：“你怎么把他请来了？这么大年纪，出了问题可担不起啊！”我悄悄对他说：“没有关系，这次，是他家的保姆主动告诉我，如果我们想请杜老，她负责把杜老送到楼下，注意接送安全就行，保姆还说，杜老很愿意参加活动，在家里待着反倒不舒服！”那天的婚礼现场，杜润老情绪很高，不仅和许多客人合影留念，而且还主动要过话筒，声音洪亮地发表讲话，祝福一对新人幸福、快乐！



95 岁的杜润老声音洪亮地发表讲话，祝福一对新人幸福、快乐！



杜润生与出席丁小伦、万芊婚礼的嘉宾合影留念。（二排右起）夏俊、何嘉平、柳忠勤、杜润生、段应碧、卫宏、王祝雄、庞海滨

你们商丘的面食好啊

1998 年，我的家乡商丘撤地设市，原来的商丘县改为睢阳区，原来的商丘市改为梁园区。我的好友、时任商丘县委副书记江方众到梁园区任区长，上任不久，带领一干人马来到首都，邀请于光远、杜润生等经济学家为梁园发展把脉，杜老由于在商丘工作生活过一个时期，对商丘的情况很熟悉，座谈会上，杜老说，商丘地处豫鲁苏皖四省交界，在历史上就很发达。现在京九铁路、陇海



出席座谈会的杜润生、王先进、吴象、刘堪、刘文甲等共同认定商丘梁园应该建设“内陆商港”，前右 1 为梁园区区长江方众

铁路在那里交叉，公路也在那里交叉，区位优势十分优越。因此，很适合建设内陆港。但是内陆港怎么建，很值得研究。商丘交通十分方便，是全国很少的货物集散地，应该在仓储、运输、商贸方面好好发展。为此，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梁园发展战略定位应该为“内陆商港”。十多年来，历史上诞生过中国商业始祖王亥的商丘市、梁园区，围绕这一战略定位，建设内陆商港，弘扬三商（商业、商品、商人）文化，推动商丘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大幅提升和改善了商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存环境。

在我们商丘古城原中原局会议旧址纪念馆里，陈列着与会的各位领导同志的名字，最长寿的当数杜润生。那时，他是中原局秘书长。作为商丘人，我很关心那段历史。有一次，我请杜润老谈谈那次会议情况，润老说，那次会议是中原局为贯彻中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而召开的，主要是研究解决部队应该怎样占领城市和管理城市的问题，时间是在天津战役结束之后，淮海战役结束之前。杜老说，那次林总也来了，主要是来与刘、邓办交接手续，因为会后不久淮海战役结束，刘、邓率部奔赴西南，中原局改为华中局，由林总出任书记，不久又改为中南局，林总继续担任书记。一天晚饭后，林总约我出去散步，我们沿着黄河大堤信步前行，他问我，对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传达，大家有什么反映？我说，有一个问题没弄清楚：中央说今后工作重心在城市，含义是以城市工作为中心，还是领导机关进城、以城市为中心领导乡村？林总说他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从长远看，基本上可以说是城市带动乡村，但眼前还是应该首先解决乡村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因而工作重点应该首先放在农村。在他看来，这是“哪只脚先迈步”的问题。我感到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及时、非常重要，当天晚上，就把林总这个意见传达给李雪峰、邓子恢，他俩都表示同意这种考虑。



2001 年，杜润老向出席全国中小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研讨会的学会理事颁发证书

杜老深情地说，商丘是个好地方，我去过多次。你们那里的面食做得非常好，花样多，又好吃。接着，杜老话锋一转：“但是，要想永远地过上好日子，就一定要搞好教育，在教育上舍得花钱。不知道你们商丘有没有大学，要没有，一定要办所大学，要培育高素质的人才，只有全民整体素质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才能提高和更快！”我告诉杜老，现在商丘不仅有大学专科学校，而且还有了大学本科，杜老听了高兴地笑了。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是出思想的地方

不久前，我去看望 90 高龄的中国科协原副主席、甘肃省原副省长

刘恕先生，与刘主席老伴田裕钊一起话家常，刘主席又一次感慨地说："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真是个出思想的地方！"

九十年代初，刘恕先生曾任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刘恕说，第二届理事会的理事长是杜润生，那时，和杜润生、于光远、吴明瑜等大家在一起交流很多，杜润生经常提出一些鲜活的思想观点供大家研究交流。比如：中国改革也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三农"问题作为改革的首要问题来解决，农村问题解决好了，城市的问题就不难解决；再如：发展小城镇，就要站在小城镇老百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处理问题。要本着让老百姓离土不离乡的原则，就地发展，就地安置，同时务必要重视留守儿童问题、居家养老问题、夫妻生活问题等，还有海洋国土问题。1994 年、1995 年，杜润生曾经两次主持科普会议，明确提出"海洋国土"的理念，同时还成立了海岛开发专业委员会。要知道，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海洋问题远远没有今天这样火热，国人没有几个知道或者把海洋看得如此重要。但是杜润生、于光远等国土经济学家高瞻远瞩，早早就提出了要研究海洋国土、开发保护海洋国土。杜润老曾多次告诉我，国土经济学会的学术研究，一定要把海洋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其中两次为我介绍厦门大学校长，要求我到厦门就近请教海洋国土研究的有关问题。遗憾的是，由于一些主、客观因素，海洋国土研究在我会一直没有摆上应有位置。目前，我国海洋国土面积已达 300 万平方公里，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有责任也有义务展开海洋国土研究，推动海洋经济的科学发展、持续发展。

五个"一号"文件

杜润生终生寄情于农民，终生为农民鼓与呼。但是要说杜润生对农民的贡献，举世公认："五个一号文件"。

"五个一号文件"是指 1982 年至 1986 年中共中央下发的每年第一个一号文件：1982 年的主题为"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农业生产超常规发展"；1983 年的主题为"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 年的主题为"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1985 年的主题为"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1986 年的主题为 "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在我和杜润老近二十年的交往中，曾多次谈到"五个一号文件"的话题。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不知道五个一号文件的重大意义，更不知道当年五个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当年，国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传统观念作祟，一项改革新政出台往往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阻力。尤其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基础，民以食为天，农民的吃饱穿暖直接关系到共和国的生死存亡。因此，关于农村工作的文件总是能够挑动许多人的神经。每个一号文件出台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阻力。

说到"五个一号文件"，润老多次对我说："那真得感谢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1982 年，中央领导在头一个'一号'文件下达后有一个批示：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没有中央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后边的四个一号文件就很难顺利下达"。直到今年，每年的 "中央一号文件"，内容都是"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放到如此重要的位置，杜润生功莫大焉！

作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那时，杜润生是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农业方面的第一高参，为了不负众望，真正把文件发到老百姓的心坎里去，每一个"一号文件"下发后，杜润生都会邀请几位在县里工作的负责同志来到九号院座谈交流，认真



2003 年 7 月 18 日，杜润生九十大寿，作者与温瑾、庞海滨、张道明一起为润老拜寿。左 2 为润老夫人马阿姨



2013年7月20日，作者与百岁润老在北京医院

听取文件下发后地方领导同志的反应，以及他们的意见或建议。

潇洒于光远，严谨杜润生

于光远潇洒，杜润生严谨，这是老一辈经济学界公认的，也是我在与他二老长期的交往中看到的。

河北省清河县，不产山羊，却是全国最大的羊绒生产基地，念的是“两头在外的生意经”。1996年，我奉杜润老指示到清河考察，县长周国江得知是杜润生派来的，肃然起敬：“杜润生啊，理论高深，语言逻辑相当严谨，他的讲话就是文章。当年，我们读杜润生的文章就像读圣经一样！”

杜润生还在小院儿办公的时候，业界的一位朋友因公需要请他写封信给所在单位领导，朋友知道我和润老的关系，邀请我一起造访润老求助，我欣然同意，心想这是件好事，润老一定会支持。那天，我们俩带着起草好的函件，拎了一个果篮来到西黄城根九号院，润老热情接待了我们，没有想到等朋友说明情况后，润老脸色严肃下来：“这事儿我不能做，不合适！”润老说：“我虽然和你们部长很熟悉，但这件事由我来说话不合适，会给人家出难题的。”我一看事儿要砸，赶忙接过朋友的话茬，详细叙述一遍事情的来龙去脉，润老极为认真地询问详情，又把函件草稿改了个底掉，让秘书誊抄清楚，这才放心地签上名字。出了九号院儿，朋友擦擦脸上的汗，感慨不已：“百闻不如一见，杜润生严谨，可见一斑啊！”

2015年10月9日，杜润生走完102年人生旅程，仙逝于北京医院。11日，我来到木樨地24号楼，进楼门上电梯，里面站着几个中年人，其中一个高挑的个子，看着面孔似曾相识。电梯出口，靠窗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放有签到簿，签到簿已有不少人签名，我拿起看了看，最下面的名字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文革”名人聂元梓，没有话说，在聂元梓的大名下面，恭恭敬敬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润老家，不大的客厅里悬挂着杜润生的遗像，照片上的润老，形象消瘦但神采奕奕，满面笑容。遗像下面摆放着不少花篮和花圈、花束。那几位中年人之后，我向润老遗像三鞠躬，腰弯下来，二十多年的交情顿时涌上心头，眼泪跟着流了下来，起身拉住润老女儿杜霞姐的手，啜泣不止。霞姐拉着我坐在沙发上，只听那位高个子的中年人正在摄像头前发表感言：“那一年，杜叔叔随我父亲外出考察，中午吃饭时，杜叔叔就是不上桌，我父亲招呼他他也不来。原来，饭桌上有应该保护的野生动物。后来我父亲说，这个杜润生，生活严谨得很呢！”

讲这个故事，我是想告诉读者，严谨的杜润生，对谁都严谨，哪怕是国务院总理。□

（上接第17页）大平原的基本自然属性，植林工程要躬行”的警告；1955年，当“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的防护林带营造最为轰轰烈烈前5年时间，苏联林业研究所科学家，已得出“在荒漠草原主要限制因素是缺少降水，在没有引水灌溉的条件下，造林难以成功”“在干草原的平原无论用播种或栽植营造片林，都不见得是合理”的结论。可见，两大显赫林带工程失败结局的根本原因是超越了干草原和荒漠草原地带的地带性阈值和临界。“人类无法改变自然的属性”，违背了地带性规律结果必然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即或是显赫的领导人命名也未能躲避以败笔结束的后果。

人类在漫长地了解自然界、认识自然过程中，逐渐明白，“地带性规律”与人类活动有着极为密切的相关性，它是人类在地球表层合理利用自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科学依据，以及制定区域发展规划的理论基础。□

（作者系甘肃省原副省长、中国科协原副主席）